

(美) 欧尔·司丹莱·茹特纳 著

秦瘦鸥 周大昌 译

GUAI XIN NIANG

怪新娘

贵州人民出版社





怪新娘

〔美〕 欧尔·司丹莱·茄特纳 著

秦瘦鸥 周大昌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装帧：石俊生 苟新星 成 戈

怪 新 娘

〔美〕欧尔·司丹莱·茄特纳 著
秦瘦鸥 周大昌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83千字 插图2

印数 1—150,000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15·414 定价：0.71 元

目 次

一	朋友的丈夫失踪·····	(1)
二	特雷克侦探一席话·····	(7)
三	一封电报的线索·····	(16)
四	为了满足欲望·····	(28)
五	进入一个新阶段了·····	(41)
六	莫克斯费被暗杀·····	(52)
七	杀人者自述·····	(80)
八	照片和指痕·····	(106)
九	那你就给了她一支手枪·····	(117)
十	可能是危险的对头·····	(133)
十一	发现了要寻的东西·····	(151)
十二	神秘的搬家·····	(156)
十三	莫克斯费以往的生活·····	(161)
十四	为生命统计局搜集资料·····	(167)
十五	我已经得到线索了·····	(178)
十六	谋杀案开审·····	(193)
十七	警察相信你的故事吗·····	(204)
十八	法庭上的激辩·····	(215)
十九	闹钟的胜利·····	(233)
二〇	水落石出·····	(255)
二一	结案·····	(266)

一、朋友的丈夫失踪

这女人有点神经质，她两眼把律师的眼睛盯住看了一下，于是转移到排列着书的墙上，样子象一只野兽来回地看笼子的铁栅。

“请坐，”律师潘雷·梅森说。

他用一种坦率的审慎对她端详着。这种审慎是他多年来探究证人们及诉讼委托人们心灵深处的经验所养成的。

“我是为了一个朋友的事来找你，”她说。

“是吗？”潘雷没声气地问。

“我朋友的丈夫失踪了，”她说，“我晓得象这种事情有一个说法叫‘法律上的死亡’来称呼它，有没有？”

潘雷没有直接回答她。

“你的名字，”他问，“是叫海伦·克洛喀？”

“是的。”

“你的年龄！”他鲁莽地问。

她犹豫了一会。

“二十七，”她说。

“我的女秘书以为你是一位新娘。”律师继续说。

她坐在大皮椅里有些忸怩不安。

“我向你请求，让我们不要谈论我。总之，我的名字和年龄没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告诉你，我来是为了一个朋友的

事，你不必知道我是谁，我不过是个送信人，你的律师费会以现款付清的。”她说。

潘雷却继续说：“我的女秘书不常会猜测错误的，她十分肯定地觉得你是最近刚结婚。”

“我的举止上有什么特点会给她这种印象呢？”女的问。

“你的手指去摸结婚戒指的时候，有点儿使人感觉到它对你还很新鲜。”律师说。

她肚里早已编好一段话，这时候便很匆促而失望地把它背了出来：

“我朋友的丈夫曾经坐飞机到一个地方去，那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准确的航线我已不记得，但我总晓得在一个湖上面的什么地方。那时有大雾，驾驶员显然想把飞机降落水面，但在他不知不觉中飞机就跌进了水，一个渔夫曾听到飞机的声音，但他没法看见它，他说那架飞机似乎就在水面上没有几呎的地方发着声响。”

潘雷却问道：“你是一位新娘吗？”

“不是！”女的有点冒火。

“你能确定那架飞机失事了吗？”潘雷问。

她回答说：“是的，他们找到那架飞机残留下来的一点东西，我想他们把它叫做‘浮船’——我对飞机这玩意懂得不太多。他们还找到一个乘客的尸体，但驾驶员和另外三个乘客的尸体他们却一直没有找到。”

“你结婚多久了？”律师问。

“请你不要问这个，梅森先生，我已经告诉你，我是为朋友来求一些解答问题的线索的。”女的说。

梅森说：“我知道了，那乘飞机失踪的男人准是保了寿险的，而保险公司在没有找到尸体以前不肯付赔款，是不是？”

她说：“是的。”

律师说：“你是要我去收这笔赔款吗？”

“那是她的一部分要求”女的说。

“她还要求什么？”

“她还想知道她是否有权再嫁。”

“她的丈夫失踪多少年了？”

“我想大致有七年了，或许还长久些。”

“在这个时期里没有什么人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消息？”

“没有，当然没有，他死了……但是，关于那离婚——”

“什么离婚？”律师马上问。

她神经质地笑了。

她说：“我把话说颠倒了，这女人想要再嫁，有人告诉她，除非她丈夫的尸体被找到；否则她应当先离婚，那似乎有点痴，她丈夫是死了，没有问题，和一个死人离婚似乎是在发痴。告诉我，她是否可以在未离婚前便和他人结婚？”

律师问：“是在丈夫失踪满七年后吗？”

“是的，失踪到现在已经过七年了，但那时候却还没有满……”她回答的声音愈来愈小，越说越轻。

“在什么时候？”律师问。

“我是说她开始遇见那个她要再嫁给他的那个男人的时候，还没有……”海伦·克洛喀这句答话，后半节的声音简直小得象没有说出来。

潘雷·梅森沉静地深思着估量着她，似乎没有觉得他自己是在凝视着她。

海伦·克洛喀并不漂亮。看上去有点病容。嘴长得太宽了一点，嘴唇亦太厚。但生相还端正，眼珠闪烁有光。大体说，她的相貌还不令人看着便觉得难受。

她镇静地忍受着他的注视，但从她的眼光里，可以看出她是在抗议。

“你的朋友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吗？”潘雷·梅森问。

“有的，她对‘那事’觉得好奇，没别的，就是有点好奇。”她这样回答。

“好奇什么？”梅森又问。

“对于你们律师所谓‘犯罪的实情’觉得好奇。”她回答。

潘雷·梅森神色突然转为严厉，紧张地注意起来。“她要知道它的哪一方面？”律师问这话的时候，一面用冷静而坚持的眼光瞪着她。

“她想知道这件事是否确实，这就是：无论他们有什么证据，但除非他们找到尸体，要不然他们就不能告发她犯谋杀罪，不知道这对不对？”

“那末她想知道这些不过是为了满足她的好奇心，是不是？”

“是的。”

“所以你这位朋友为了领得保险公司的赔款和获得再婚的自由的问题，必须要找出她丈夫的尸体，但同时为了避免被人控告谋杀罪，又得要把尸体隐藏起来，是不是？”潘雷·梅森用一种沉重的无情的而且很坚定的语调继续问。

海伦·克洛喀立刻离开坐椅站起来，好象已感受了电震一样。回答说：“不是！绝对不是！可以说完全不是。这完全

是为了好奇心，她好奇着这件事情的结局会怎样。她在念着一本书呢。”

潘雷·梅森的眼里浮泛着藐视她的微笑，这时他的态度酷似一只大狼犬和气地在玩弄一个小木偶。但不到几分钟，便对这种没有意思的玩意感觉乏趣了。于是走向一个阴暗的墙角里，意思是不愿再和她多谈了。

他把转椅向后一推，便站起来，望着海伦·克洛喀而笑——是一种含忍的笑。说：“好，告诉你的朋友罢，假如希望她的问题得到解决，她可以请托我的女秘书受理这事。我很愿意和她讨论这个问题。”

海伦·克洛喀这时表现着十分惊惶的神情。她疯狂似的抗议着说：“但，我是她的朋友，她托我来代求解答的。她自己不能来。你可以拿处理这事的报告交给我。由我转交给她。”

潘雷·梅森仍在微笑着。夹杂着鄙夷和欣赏的神情。说：“不，这样做法对当事人是不合法的，还是请她来罢。我和她亲自谈好了。”

海伦·克洛喀正要开口说什么。但为急促的呼吸止住了。

律师从办公室的这面走到那面的门口，扭动着通到外面走廊的门钮，把门打开了。说：“你可以由这里出去。”

他的脸部表现着一种赌博者向对方虚张声势的表情。但当海伦·克洛喀抬起她的下巴，并夹紧嘴唇的时候，他这种表情很快就被压抑住了。

“好，”她马上扭身向门，由他身旁经过，大踏步跨进走廊去了。

潘雷·梅森仍站在门内候她回来，可是她连头也不回。

她的鞋跟在走廊上发出细锐的声响，步履是紧张而急促。她用拇指按着电钮，马上就有一架由上而下的电梯应声而开，把她装了进去，当电梯门砰然关上，滑溜地降下至看不见时，海伦·克洛咯的背影仍然留印在潘雷·梅森的脑际。

二、特雷克侦探一席话

苔拉·司特莉，潘雷·梅森的女秘书，把她办公室的门打开，带着盘查的目光仰视着。她拿起一支铅笔放在一本流水簿上，这本簿子记着来访问者的姓名住址和他们来访所耗费的时间，以及所收的费用。

她的眼睛显露着询问的神气。

那双眼睛把她的脸庞占据了。那双眼睛是清亮、稳定、并且毫不惧怕。这双眼睛是眼光深入的人所有的。

律师面对着这沉静而带有详细察询的眼光，解释说：“我给她一个自己说实话的机会，但她不要如此。”

“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她老是借辞牵扯一位秘密的朋友要知道一些法律知识来给我麻烦，她问过我好几个问题，假如我给她解释的话，那她会照我的话去运用法律到使她自己受惊的地步。结果或将变成大大的不幸。”

“她受惊惶了没有？”

“是的。”

在苔拉·司特莉与潘雷·梅森之间有一种特有的联带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两个异性共同为某一事业工作多年后自然会存在的。因为每一件事的获得成功，唯有彼此间的通力合作。所有的私人关系完全由事业的成就决定，这样所产生的

友谊比有意去造成的那种要完美得多。

苔拉·司特莉问：“那末怎么样呢？”铅笔仍然竖在书本上面。

梅森说：“我只有直截了当的告诉她，最好是叫她的朋友自己来托我受理受理这件事。我以为这样就可使她气馁，而愿将这故事全盘托出，普通的人都会这样的。但她并不如此。她一直走出我办公室的门口，连头也不回的就走进电梯里去了。她在愚弄我呢！”

苔拉的铅笔在有格子的纸上漫无规则地乱画。

“她告诉过你她最近已结了婚吗？”

“不，她甚至于不肯承认。”

苔拉把头一点，她的点头是表示她对于某一件事情有很确断的把握。“她是一个新娘，没有错！”

梅森把右腿从她写字台的一角滑过，打开口袋取出烟盒，从里面拿出一支香烟，若有所思地大声说道：“我不应该那样做的。”

“做什么？”她问道。

“做我刚才已经做的事，”他沉思着说：“我有什么权利可以用一种‘比你神圣’的态度去希望那些来访问我在完全陌生的人的面前表演他们的真情？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才来这里。他们是烦恼而惊慌，他们走来和我商量，我对他们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人。他们需要帮助，我这可怜的愚人，你（指自己）不能责备他们的托辞，我应该能同情她，把她的秘密逗引出来，赢得她的信任，而使她的困难得到解决的希望。但我对她没有忍耐，我强迫她道出事情的原委，而现在她竟一去不回了。”

“这是我损伤了她的自尊心，她知道我已看穿她的假话，她心里明白我是在嘲弄她，而她的骄傲太过度，个性太强，自尊心太重，这些都使她无从表出内心的清白，因为她需要帮助，她才来找我，我这样拒绝了她，实在是放弃了自己的职责，老实说，我对她绝不是玩花样的。”

苔拉的手向烟盒移动。

“给我一支烟，”她说。

律师不在意的打开给她。他们的关系是这样：律师自己抽烟时并不把她也需要的烟盒递给她，这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女秘书在办公时间内吸烟也无须先行请准。

在比较正式一点的律师办公室里，一举一动必须依据一定的法则。一个当秘书的站在雇主面前必须要有一种畏惮的表现——虽然这种畏惮的表现是一种缺乏诚意而虚伪的掩饰。但潘雷·梅森长于判断，特别是罪犯学，他的信心就是由这种专长而来。凡是上他这里来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决心要来的。他没有接着重复的委托。普通一个人犯谋杀罪而被捉住，在一生中只有这么一次。潘雷·梅森理解到他的业务必须从初来的投诉人获得，而不是从已经来请教过的人那里来的。因为这样，所以他办事从不注意外表，也不为俗套所拘。只要适合他的事业，他就高兴去干，他对习俗的虚文特别加以鄙视。

律师和女秘书从同一根火柴上点燃了烟，“她一定会去找别的律师了，上司。”苔拉想获得信任地说。

潘雷·梅森慢慢地摇摇头加以否定，“不，她已经对自己失去了信任，她已经把关于她那朋友的故事预先加以演述，不知反复的记诵了多少次。天晓得！大概昨天晚上她没有好

好的睡觉。在她心里默读这些要讲的话总会有一百次之多吧！她计划着到来的时候运用一种柔和的手腕。她将尝试着，而且是无定时的去尝试着。她对于‘人名’‘日期’和‘地点’都可以说是模糊，因为她的所谓‘朋友’就已经使她有些模糊了。”

“昨夜未曾合眼，双目注视着黑暗，一颗被烦恼所困意的心反复的将这情景思量着，似乎计划很妥当了。她认为不用给钱就可得到她所需要的法律知识。不料我把她欺骗的外衣剥去，这样容易而又突然，使她终于失去了自信心。可怜的孩子！她来求助于我，而我却不愿给她助力。”

“我要按照长期包费的标准收取她的费用。”苔拉·司特莉说着，一面在流水簿上记录下来。

“长期包费？”梅森淡淡地答应着：“并没有包长期诉讼的人——也当然也没有为这而收的费用。”

苔拉·司特莉的眼睛受着困扰了，她庄严的头摇晃着。

“对不起，上司，但她已答应愿付长期包费。我问她的姓名、住址、及职业，她说她要得到一些门经，我以为她已晓得我律师的规矩，所以才对她说。谁晓得她发起火来，打开她的手提包立刻掷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告诉我这就作为长期的包费。”

梅森带着自责的语气慢吞吞地说：“这可怜的人，我却让她走了！”

苔拉·司特莉用一支带着同情的手去握着他的手。这一手手指——为着常按打字机键而变得有力的手指——已表达出一种无声的谅解。

带着霜的大门玻璃嵌板上现出一个人影来，门球发出细

锐的响声。

这或许是一个因有重要案件而来访的委托人。潘雷·梅森不论在办公或和生活里，若在长篇谈话的时候，他总不愿意走动。苔拉·司特莉急忙分开手，但潘雷·梅森的一个手臂仍然靠在台角上，吸着香烟，用安稳而不在意的眼光呆望着门口。

房门打开，泡尔·特雷克，特雷克侦探所的所长，用一副凸出而无光的眼睛注视着他们。这双眼睛老是带着一种迟钝的表情，其实这正是一种有效的面罩，掩蔽着内心的机智，以他锐敏的智慧，常能抓住一事的弱点而加以判断。

“喂，朋友，能帮忙再给我找点事做吗？”这是侦探的要求。

潘雷·梅森报以不愉快的一笑：“我的天！你正是太贪得无厌了！我给你们介绍的案件已经使你们忙了几个月，你现在倒又来找我耍了。”

侦探离开了门口，顺手带上了门，往里面走，他问：“是不是有一个身着褐黄色斜布衫，两只黑眼珠突出的小家伙在大约六七分钟前离开你的办公室？潘雷先生。”

潘雷·梅森从桌上滑下来转身面对着侦探，他的两脚叉开，两肩并耸着说：“溜走了！”

“她吗？”

“是的。”

“这是一笔大生意！这就是和在同一座大楼里面办公的侦探所保持友好联系的益……”侦探开玩笑说。

“不要再开玩笑，快给我说出原委。”梅森命令着说。

泡尔·特雷克用一种没有表情的，沙声的语调讲着，他

可以比着广播电台上的一个广播员。正在报告着当天的股票行情，实在对报告的事情完全不清楚，而面子上他还要对他的听众充内行似的说。行情的某种变动是表现财政的独立的关系或经济的不幸哩。他说：“我的办公室就在你下面，我正从里面走出来，我听到有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正从上层楼梯转下来，他走得很快，到我那一层他就停住了，好象忘记了他是在急步，他逍遥自在地走近电梯门口，点着了一支香烟，两眼望着表示电梯在哪一层楼的指示针，当那针指着他所站立的这层楼时，他就按向下的电铃，那架下降的电梯自然停下来了，里面只有一个乘客，一个大概二十六七岁的女人，穿着一套褐黄色的衣服，身段整齐，肩棱丰满，黑眼急攫，有点神经质，鼻孔开张，象刚才跑过快步，并且还有点受了惊吓的样子。”

“听你说话好象你带着一架望远镜和一架X光机似的。”梅森打岔说。

侦探回答说：“呃，我初看时也不晓得这些，但当我听见那家伙冲下楼梯，接着看到他走进过道又强作意态镇静的时候，我想假使能乘同一架电梯和他一道下去可能是个好机会。我想我因此可以接到一件案子办办。”

“说下去。”律师说。

侦探慢慢地接着说：“照我的想法，那个男人是在暗中盯梢。他跟着那女人看她进了你的办公室，他就在过道里等着她出来。他或者是在楼梯头上站着，免得被她看见。一听见你办公室的房门打开，那女人走出来时，他就很快地望了一眼，确证了出来的就是她，于是狂奔下楼，冲到过道里，然后又悠然地等候电梯下来，因此他可以和那女郎搭乘同一

架电梯下去。”

梅森做了一个表示不耐烦的姿势，说：“你不必给我画一张图解，我要听重要的消息。”

侦探继续着说：“我没能确定她是从你的办公室出来，潘雷；假如我是这样确定的话，那我对这件事情，就可以贡献出更多一点的消息了。而对这件事情的症结所在我想我就可以洞悉无遗了。我跟着他们没有多少路，便出大门了，那盯梢的家伙仍一步一步地跟随着她。我不敢露出我是在有意地追踪，他却做得实在太显露了，你要晓得，一个善于跟踪的人必须要训练使被追踪者不受惊恐的地步，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绝对不可神经过敏，外表上总得要镇静。是的，大概走了这排房子的一半这样远，这女人突然掉转头来，在后跟着她的那家伙立刻惊慌起来，闪进一道门里，我却继续地向前走。”

“你想她会发现你或者另外跟着的那个人吗？”梅森问，他的语调显出他对这事已感觉更有兴趣了。

侦探说：“她不晓得我们在跟她。她或许是想起有些事情忘记问你，或许是她心里又有什么改变了，她由我身边经过的时候，看也不看我一眼，之后她又回转身向后朝我走。她甚至没有发觉站在一个门里的那个家伙，那家伙竭力要避免被发觉。他走出来时笨得象只木鸡。”

“以后又怎样？”梅森问。

“她走了十几步又停住了，我想当她转身向后走时她的动作很受激动，内心很矛盾，她的行动好象是惧怕着什么事情一样，她需要转头走，但她又不情愿走回去，或者这就是她的自傲吧。我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但……”